

珍藏版

杀 孤



辛弃疾作品集（之十六）

狐

杀
（下）

辛弃疾 著

狐 杀 - 20

辛弃疾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目 录

第六章	红红姑娘	(235)
第七章	反戈一击	(265)
第八章	难逃法网	(311)
第九章	孝子从命	(362)
第十章	改邪归正	(424)

第六章 红红姑娘

尤道士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弄根绳子绑在你腰上，你就不会被河水冲走了。”

他在船尾弄了一根绳子匆匆的把龙在山绑上，道：“小子，这一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！”

龙在山从船尾溜到船下面，他在水中双手拨，抬头看看船上的尤道士道：“我下去了。”

尤道士叱道：“快呀！”

龙在山用力吸了一口气，翘起屁股头一低就到了水中。河水黄澄澄，水中只看三尺远，龙在山在船底边摸看，然后升到水面叫喊了：“没有，甚么也没有，船底下面光溜溜。”

尤道士立刻把龙在山从水中拉上船，只见龙在山坐在船上喘大气，而尤道士……

尤道士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了。

尤道士好像十分高兴的样子，倒令龙在山不解，龙在山抬头一怔，道：“师父，找不到宝物你还会这般的高兴呀，为甚么？”

尤道士仍然笑，而且几乎捧腹，半晌，他才对龙在山道：“徒弟呀，你又不用大脑了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我不懂师父为何会发笑！”

尤道士道：“我就知道谢拐子的宝物不在这小船上。”

龙在山脸皮一紧，道：“呀，师父呀，你整我冤枉呀，你既然知道宝物不在船上，为何还叫我下水去受活罪？”

尤道士道：“叫你找上一找，咱们才更安心的去到山崖边呀，我断定谢拐子把宝物藏在那地方了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你的意思，是咱们划船到大河湾的崖下去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我们划船去，只不过我不会划呀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我划，徒儿呀，你休息，说不定一会儿你还要多劳累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你划吧！我穿衣裤了，才秋天刚到吧，水下还真凉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舱里还有酒，你先喝几口。”

龙在山不喝酒，他穿了衣裤靠着舱门在发呆。

他在想，自己这些天到底在干甚么事，一心想学赌技已着了迷，可是直到今天还未学到‘一技之长’呀。

龙在山想到了红红姑娘，唉，红红姐呀。

龙在山的面上露了笑，因为他想到同红红姑娘在一起的光景。

红红教导他学“狐步”，又教他一招“狐步”，而红红的手上还有三粒晶莹剔透的骰子，那更令他着迷。

想着想着，龙在山哈哈笑了。

龙在山心中想，再要不快乐，就去找红红姐姐，红红姐姐会赌，她必教我学。

“嘻……”龙在山发楞傻笑不已。

尤道士划船低声骂道：“嗨，小子呀，你发的甚么呆，作的甚么白日梦？”

龙在山一怔，他摇摇头道：“我在想着一件事，师父呀，我在想你为甚么那么爱银子。”

他这是随口乱应付，尤道士听得哈哈笑，道：“小王八蛋，你怎么不看看这花花世界如果没有钱，你就是个穷光蛋，这世上没人想当穷光蛋，每个人忙忙碌碌整天为的是三餐，咱们这样，为的是三辈子也花不完的钱，我问你，你干不干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干……哈……”

龙在山听尤道士说得叫他心动，忍不住笑开怀了。

尤道士道：“徒儿呀，咱们这是去寻宝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龙在山忙笑笑道：“我赞成，师父，咱们这就快快去寻宝！”

尤道士更愉快，操舟尽力往前划，绕了一道山边，转右便是那一段断崖峭壁下的石湾河岸，龙在山见河水在这一段直打转，好像河水下面有漩涡，不由吃惊道：“师父呀！这地方水势好厉害，小心划呀！”

尤道士道：“前面不就是谢拐子停过的地方吗，等一等你上岸把船拴牢就没事了。”

尤道士力气大，当然比龙在山大多了，只见他双臂猛个劲的往岸边划，小船箭一般的便到了岸边附近，尤道士抬头看断岸，他吼叫：“跳上岸。”

龙在山一听，这是叫他往那唯一突出的石头上跳了，他两臂一张拔空起，跃身落在那块石头上，尤道士已把绳子抛给龙在山。

龙在山接过绳子拖住船，用力的把绳子往那块大石头上绕了两圈才把船稳住。

尤道士四下看一遍，他又把龙在山叫上小船来，道：“徒儿，你看看这一道山崖下，有甚么可疑地方吗？”

龙在山看了左再看右，看了右面又看左，道：“师父，这是峭壁呀！”

尤道士道：“我知道是峭壁，我叫你看一看，甚么地方可疑呀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我看不出来。”

尤道士也看不出来，否则他不会问龙在山了。

这一段的峭壁有一大段便是猿猴也无法爬得上去，大有断岸猿声啼不住，小船难渡这段光溜溜的岸。

尤道士看了半天直发呆。

龙在山一边看风景，他想着自己的名字是爹起的，自己的名字叫在山，兄弟的名字叫在水，只不过他既不爱山，兄弟也不爱水。

龙在山天生喜欢赌，龙在水生来爱磨刀，兄弟二人谁也不管谁，倒把他二人的爹娘气破了肚皮。

龙在山也许真的长大了，当他想着这一段的时候，心中多少已产生了悔意。

就在此时，尤道士靠在舱门口抬头看上面。

是的，上面断崖处他曾与龙在山二人爬在那里看河面，他二人还盯紧了小船看，怎么这儿甚么也没有？

尤道士快要气馁了。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我看这儿甚么也没有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一定有，而且就在这一带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也许是 he 故布疑阵呀！”

尤道士道：“他故布甚么疑阵？”

突然，尤道士自言自语道：“他娘的，他是怎么站在我们后面去的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你是说……”

尤道士道：“我是说，当咱俩爬在崖上看小船，那拐子是怎么到了咱们身后的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尤道士叱道：“用大脑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不知道的事情用大脑一样不知道。”

尤道士低声骂道：“猪！”

龙在山不由低下头，道：“又骂我！”

他忽的一瞪眼，道：“师父！”

尤道士立刻应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我在怀疑，拐子那身衣衫裤子呀，他在甚么地方换的？”

尤道士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娘的，你不是猪，你是猴儿精了他，哈……”

他一顿，又道：“对呀，小船上并未见拐子穿过的衣裤，那么，他在甚么地方换的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我有个不太成熟的主意，你要不要我说出来，你琢磨？”

“快说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咱们回去断崖上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等那谢拐子再来小船上，咱们看他会不会再把小船划到这儿来，如果他来此地，咱们何不下手干。”

尤道士摇头道：“不成，那要等多久？如果他半年来一回，咱们难道等半年？”

他冷冷一哂，又道：“莫忘了，拐子有两个好地方，河北有个白翠儿，河南岸边有个吕芳子，他是不会天天往这种河岸来的。”

龙在山无奈的道：“说的也是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咱们还是多想想吧！”

这二人并坐小船尽着想，尤道士想着想着‘呸’的一声吐了一口唾沫，水面上发出一声小声音。

尤道士似乎被触动了心机，只见他双掌猛一拍，大叫一声，道：“对，对极了！”

龙在山吃一惊道：“甚么对极了？”

尤道士道：“徒弟呀，你听着，这段山崖下方必然有山洞，而山洞又通山腹中，那拐子知道怎么进，他把他的宝物必然存放在山洞中。”

龙在山似在听说故事似的，他听入神了。

尤道士又道：“拐子进入洞中以后，他取了银票换衣裳，湿衣搁在山洞里，人却由另一秘道走出来，所以咱们未看见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真如师父之言，咱们就得下水去找那个洞了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这一段水急呀，谁敢下去？”

“当然是你呀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怎么又要我下水？”

尤道士道：“你不下难道为师的下水呀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我的水性有限，师父水性无限，还是师父你亲自出马的好。”

尤道士叱道：“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发财呀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想极了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那就听我的，你下水游到岸，用手去攀住石头往水下去瞧瞧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师父，我下去，不过，要弄根绳子拴在我的腰上呀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拴根绳子能游多远？你小心抓牢就行了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也好，我要带着刀下去，刀子可以插入石缝稳住身子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为了别被尖石割破皮肉，我以为你穿着衣裳下水去的好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衣裳湿了我穿甚么？”

尤道士道：“天并不冷呀，你还是快下去吧！”

龙在山看看水面，他还真担心。

顿了一阵，尤道士又吼道：“下去呀，你怕甚么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这水太浑了，下去我怕看不见呀！”

尤道士叱道：“你下去便是看不见，用手可以摸呀，你又忘了动脑筋了。”

龙在山咬咬牙，他双手一張便往岸边的水下跳去。

他跳的地方是个陡崖子，“咻”的一声沉进水中去了。

尤道士在船边看得清，他的眼睛睁大了，那模样就如同求着龙在山把财宝送上来似的，舌头也伸出来了。

只不过龙在山在水中可紧张了。

龙在山溜滑入水中，他心中紧张，急忙把手去抓岸边的岩石，三丈深处他抓紧了石头不放手，双腿往下游摆动，他差一点被水流冲入河中。

龙在山是后悔，不该听信尤道士的话跳入水中来，这时候他打不定主意要怎样才好了。

龙在山憋了一大口气，如今全部吐入水中，逼得他立刻又往水面升上来。

龙在山是一把一把按定了岩石来到水面的，尤道士在小船上一看，立刻叫道：“我亲爱的小徒弟呀！你是不是找到甚么洞口了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水中黄澄澄，甚么也看不清。”

尤道士道：“那就快快下去再找呀，一定就在水下甚么地方的，下去。

龙在山大喘气，尤道士厉声吼道：“下去呀，你这贪懒的小子！”

龙在山被尤道士一吼，他只得深吸一口气再潜入水中岩石边，心中还真吃惊，就听水中传来“轰轰”声，好像天快塌下来似的。

龙在山在水中尽量睁开眼睛来，他沿着岸边横着摸，差不多摸了十丈远，他要换口气，便立刻浮到水面来，才发现小船就在右前方，尤道士还未看到他，他立刻又沉入水中了。

龙在山是不想叫尤道士再吼他，干脆换口气再到水中去摸。

忽然，龙在山好像踩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，当他低头仔细看，只见石板是光滑的，上面甚么也没有，又往后板下方摸，双手抓紧了那块两尺多宽的石板低头看，龙在山立刻明白，这块石板有问题，不由得用力左右摇晃，他打算把这石板摇松掉。

龙在山没摇动石板，却听得石板后面传来噗噗的怪声不绝于耳，令龙在山大感奇怪。

龙在山又要换口新鲜空气了，他已经憋得脸红脖子粗，忍无可忍的又到了水面上。

龙在山刚到水面上，就听得尤道士在二十多丈外大声喊叫：“喂，找到了吗？”

龙在山心中不舒服，他火这尤道士，怎不问他累不累，却偏偏问他找到没有，太自私了。

龙在山不回答，一个憋气又入水中，他装做未听到尤道士的呼叫。

龙在山又抓到那块石板了，他顺着石板左右瞧，濛濛中似乎附近一堆乱石堆放着。

龙在山当然会查看，他潜到石堆处，立刻发现那是堆上去的，不由精神一振，双手去拨开几块大石头。

那些石头很重，只不过在水下就减少了重量，龙在山把石头拨在一边之后，他立刻又浮上水面换口气。

尤道士已把船往这面划来了。

龙在山又潜入水中去，他伸手一摸，嚄，那儿有个洞，河水一波波的往洞中灌着，声音就是自洞中发出来的，听得人吃惊不已。

龙在山心想，必是这儿了，他决定要进洞去了。

随着水波，龙在山平身而往洞中钻，想着宝物不要命，还真一冲而入五六丈，他在洞中升到了水面上，黑漆漆的远处有那么一点光亮在闪烁，龙在山大喜，他立刻游水往里进。

龙在山实在太急了，他未看清头上有尖岩石垂下来，一跳之间头一痛，龙在山叫还未出声，就这么的昏过去了，他在未昏的刹那间，拚命一个身划，于是，在他昏死中随着河水被冲出洞外来了。

龙在山不想死，他以为身在洞中非死不可，出洞自然有尤道士救他。

“轰通”。

龙在山被冲出洞，身子撞在小船身，他由小船底下被流水送往河中去，小船上的尤道士发现河面有鲜血，不由顺着河面鲜血看，他发觉龙在山在流血，载沉载浮的直往河中漂去。

“喂，徒儿呀！”

尤道士已抓起桨来了，但他叫了几声龙在山没反应，他有些泄气了。

尤道士看看远去的龙在山，再看看峭岩边，他自言自语的道：“娘的，我早提醒过你要小心，小心水中有机关，你这小王八蛋不听我言，完蛋了吧。唉，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掉，可惜，可惜！”

尤道士立刻划着小船往原来地方驶去，他不再找谢拐子的宝藏了。

尤道士是不会冒险的，他只有叫别人替他干，而龙在山已为他弄了不少银子了。

尤道士很快的把小船又还原处，看看夕阳在落山，跳上岸他就往东奔去。

尤道士往东是往伏牛山，因为伏牛山中有个三尖山，大山中住着“星火娘子”尹月水。

只不过这一回尤道士单枪匹马的干，就好像他初次找上开封城的铁雄一样。

尤道士这一回要栽筋斗，因为尹水月这女人当年就同红莲教的七大护法之一的“鬼影子”王冲天有勾搭，自从血洗姚家堡以后，他两人住在一起，成了别人眼中的好夫妻。

这两人住在三尖山的荒山中，一半山洞一半是三间红瓦屋，他们十年不问江湖事，过的日子比神仙还美几分，而谢拐子就是不对尤道士说出这一点，他要尤道士找去三尖山，然后被王冲天与尹水月两人合杀。

谢拐子相信，尤道士与龙在山两人必然斗不过王冲天两人的。

尤道士当然以为只有个尹水月，他必顺利得手的，他奔去三尖山是笑嘻嘻的。

尤道士当然也就忘了有个龙在山曾经助过他。

龙在山只几个浪中滚翻，便迷迷糊糊的张口连喝七八口黄水入肚，便也把他喝醒过来了。

龙在山用力抬头看，他已不辨东西南北方向了，只要甚么地方近岸边，他就用劲往岸边游过去。

就在他一阵挣扎中，忽听一声尖叫：“救人呐，有人掉进河里了。”

叫声甫落，一条快船已划过来。

那是一条带篷小船，小船上的设备真阔气，船中央摆着点心茶水好吃的，有个小丫头就站在船上叫人快划，划到龙在山附近好救他。

那个小丫头打扮得也挺美，两条乌黑发亮的发辫垂在她的前胸上，马樱花插在头发上，丝衫裤是翠绿的，两只大眼睁得圆圆的。

为甚么睁得大，那是因为她在看着水中的龙在山了。

龙在山也听到了，声音尖，当然是女子，只不过龙在山想着红红姐，如果红红姐来此地，他会投入红红姐怀中大哭。

于是，龙在山被人用铁钩子钩到小快船了，钩得他几乎衣破。

龙在山被抛在小快船上，那姑娘一看尖声道：“许大叔，他头在流血呀！”

划船的中年人姓许，他回应道：“咱们怎么办？”

那姑娘道：“天也快黑了，今天爷又不会来了。这么办，快把他背回去，我求阿姨救救他，喏，是个少年人嘛，怪可怜的！”

姓许的点点头道：“你说得对，这是救人一命，比甚么都重要，我往回划了。”

那姑娘用布在龙在山头上拭着血，姓许的划船就往一条小河划进去了。

那是一条支流，姓许的划船没多远便靠了岸，他把小船拴在岸边。

那姑娘对姓许的道：“许大叔，把他背回去吧，我去对夫人说。”

划船的把船弄妥，立刻背上龙在山往岸上走，不远处有一座红树林，近山坡处有一座十分精致的住宅，那姑娘已奔进宅内去了。

龙在山时迷时醒的被姓许的背到了大门外，就见姑娘对姓许的道：“许大叔，把他背到左面小客房，咱们夫人会去看他的。”

她还以手去探龙在山的鼻息，又道：“有气！”

有气就是活的，姑娘放心的跟着去了小客厢，只见这小客厢中只不过一张单人床，床上被子也十分整齐，龙在山被放在小床上了。

那姑娘端来一盆热水为龙在山把血洗去，便把药拿来为龙在山的伤处敷上药，那姓许的已回小船去了。

“阿香呀，你救的人呢？”

这声音真好听，宛如山谷黄莺般甜又美，只见一个三十左右的女人穿一身漂亮衣裳，还带着一股子香味站在小厢门外面。

那个姑娘叫阿香，立刻去为这女人开了门，道：“夫人呀，是个少年人，醒过来了。”

女人走近小床瞧，她见龙在山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便也十分喜欢的道：“谁家少年郎，怎么会掉到河里了，头上还撞个窟窿，差一点没死掉。”

她说着问龙在山，道：“你是那里人呐？”

龙在山道：“夫人，我……是……洛阳人。”

那夫人一怔，道：“洛阳呀，那在东南方，怎么会跑到上游掉进河里？”

龙在山当然不会说是为尤道士下水去寻宝，他吱吱唔唔的道：“夫人呀，我从船上落水了。”

夫人道：“也罢，先为你弄些吃的，再为你换下湿衣裳，完了你睡一觉吧！”

龙在山听了直瞪眼，看着夫人又走到门口，阿香立刻也跟了去。

龙在山奇怪，为何不见这儿的主人？只不过龙在山不能问，他也不便问。

龙在山这时候只听门口传来夫人的声音，道：“今天又等不到爷呀！”

阿香的声音道：“这几天我在船上都是等到日落才回来，爷也真是的，半个月不见他的人。”

夫人道：“哼，那个狐狸精嘛，她的功夫好，所以我们只有守空房的份了。”

阿香道：“夫人，爷不是说，河北面的白夫人她过生日吗？我以为爷为她过了生日就到河南面来的。”

夫人道：“算了，不来咱们清静。”

这二人说完便往正屋走去，龙在山还不知道，他如今来到的地方不是甚么人家大户，而是谢拐子在河南边的“金屋”，那夫人不是别人，乃“玉珠儿”吕芳子是也。

龙在山并未在意外面，他半带迷糊的睡着了。

龙在山真好睡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他除了头上疼之外，一切似乎已正常了。

小厢门被阿香推开了，阿香对龙在山十分照顾，提着一篮吃的进来了。

龙在山一看这姑娘，除了瘦了些，一身皮肉还真白，两只眼睛明又亮，笑嘻嘻的把吃的搁在床边上。

阿香伸手摸摸龙在山的面颊，笑道：“真担心你会受风寒，还好，你没发烧。”

龙在山把自己衣衫穿起来，道：“大姐姐，真的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阿香笑笑道：“不用客气，快吃些东西吧！”

龙在山摸摸自己的头，还真有些疼，不由紧了一下眉头，道：“好痛！”

阿香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贵姓呀！”

“我姓龙！”

“好姓嘛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姓好，可是我的命不好。大姐姐，我是被爹妈赶出门外的。”

阿香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倒很坦白嘛，你也必定是个调皮小鬼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唉，我只是喜欢……喜欢赌几把呀！”

阿香道：“你这么小就爱上赌呀，了得！”

龙在山道：“我输了我爹四千多两银子，他们……”

阿香吃惊的道：“你胆子真大，你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的银子呀。”

龙在山道：“我下了决心，在甚么地方输掉的，就在甚么地方找回来，我会叫我爹高兴的。”

阿香怔怔的道：“你还要赌呀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再赌，你爹才会高兴。”

龙在山才不会听阿香的劝，他低头吃着饭。

阿香也不再多言，她看着龙在山微微一笑。

于是，龙在山吃了，他对阿香道：“大姐姐，你是好人，你们夫人也是好人。”

阿香笑了。

龙在山又道：“你们这儿真好，有花有草有小河，你们的人更好，我喜欢。”

阿香抚掌，笑道：“那好呀，咱们这儿少个跑腿的，我劝你